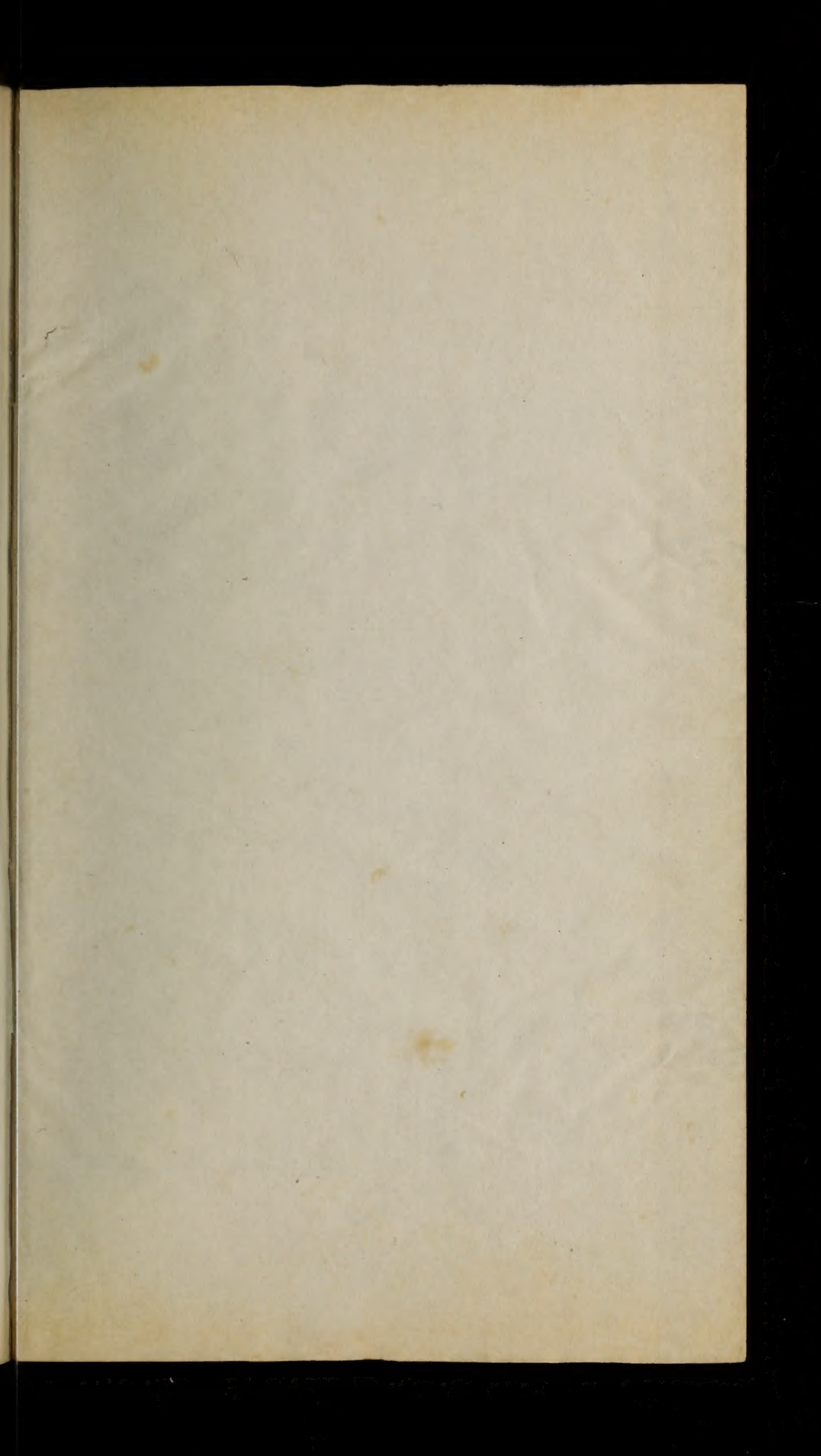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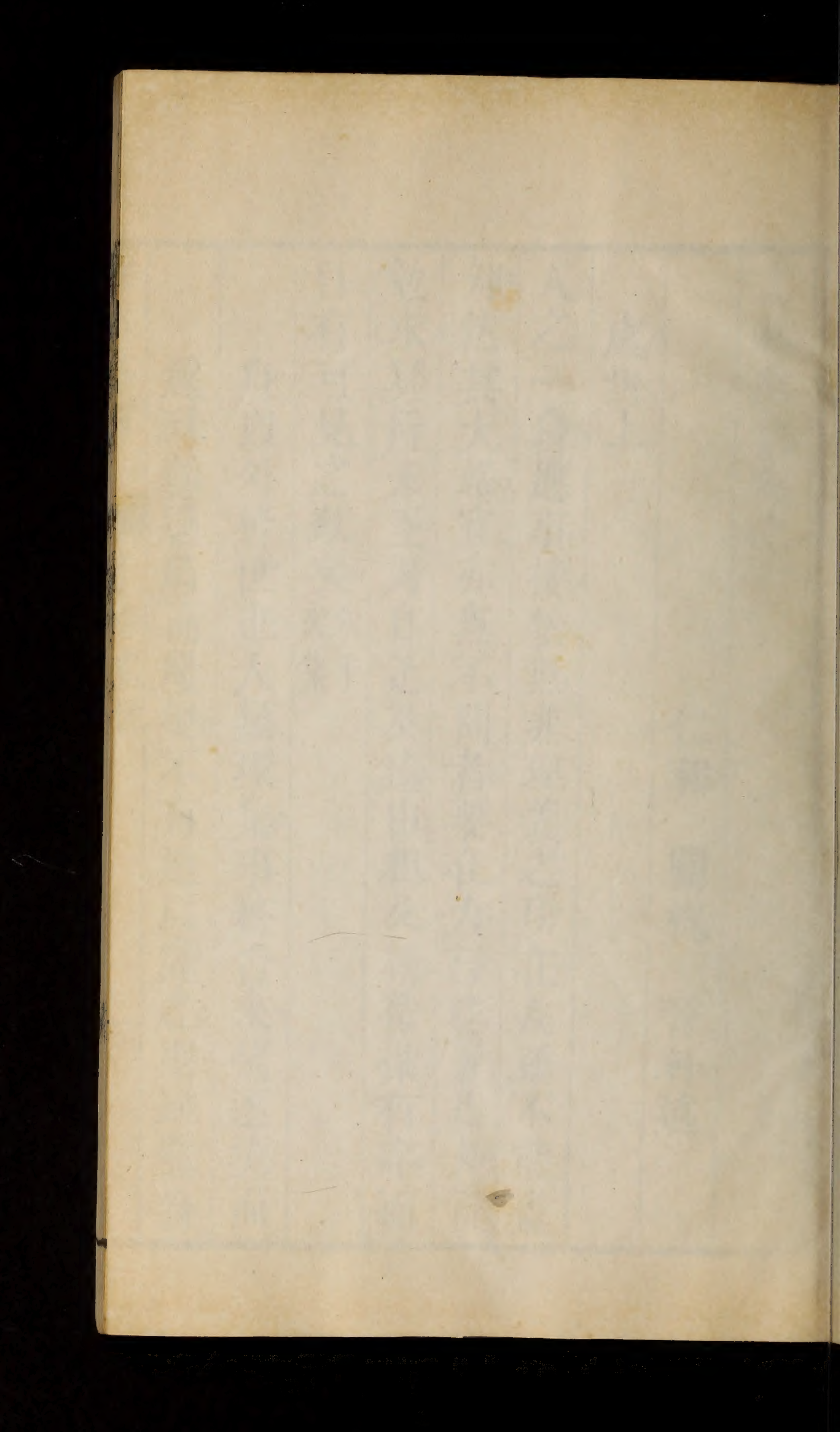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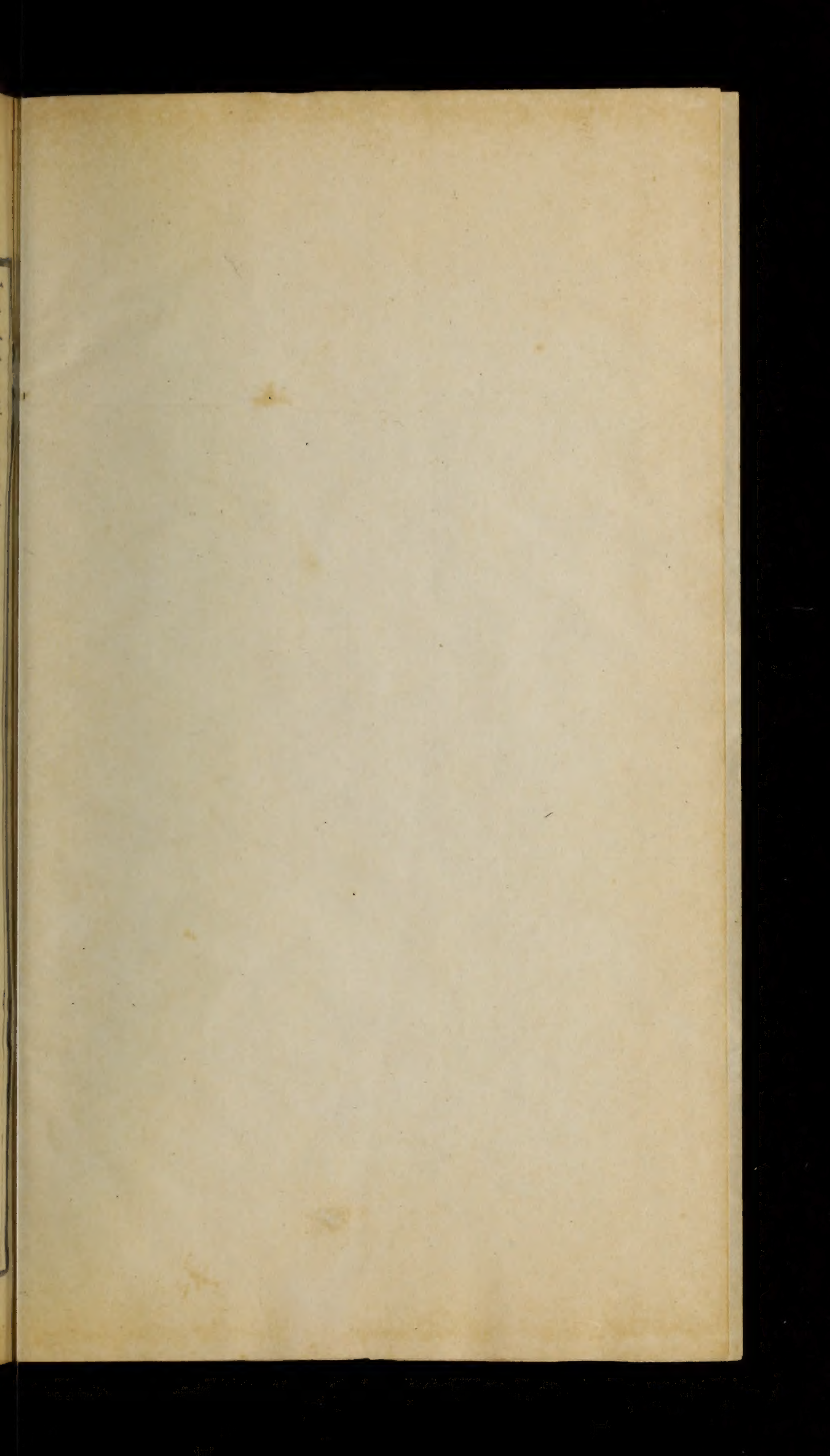








士林彝訓卷七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處世上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理義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朱子文集

身以外皆世也。人類環集。事務沓來。情逐境而遷。殊勢逾時而屢變。不有道以處之。則雖彝倫

罔斁。大節無虧。猶未爲盡善也。故於敦倫律身之後。又推其凡以事物言者。而以處世目之。夫天下事事物物。莫不與倫相附。與身相接。原不可以截然分。要之本末重輕。則固有不同者。今大指已具此條。而所應之事。所接之物。復類次於左方。以俟學者之循覽焉。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疏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所以辨之宜早約

舉其要。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執。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誠坦。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

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己先人。不肖者必先己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強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氷炭。昭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張楊園訓子語

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

則其福必臻而其家必裕史搢臣顧體集

凡觀人須先觀其平昔之於親戚也宗族也鄰里鄉黨也即其所重者所忽者平心而細察之則其肺肝如見若至待我而後觀之晚矣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知人之道並生斯世無在非人其類至繁其品至雜辨之不早則害必隨之言處世而首及知人急先務也抑又有其本焉居敬而後無所私窮理而後無所蔽如衡之平如鑑之空非可襲取者也葢凡此編之說必合前

數編而求之。其道乃備。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斯可謂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概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概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狥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較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陸象山文集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

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益而又無他日之弊也許魯齋語錄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

爲戒。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魏叔子日錄

以上三條。皆論論人之道。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若必動輒言佳。隨人道好。或漫無可否。一以包羅和會爲高。是乃鄉愿之流。殊非君子所尚。但品題褒貶。貴得其平。而且善善欲長。惡惡欲短。乃不失吾忠恕之道。至於尊親之際。非可概以人稱。則或隱或揚。又有所當別論者矣。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

短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取其所長置其所短雖終身與之交遊可也袁氏世範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薛敬軒讀書錄

看古今文字立意求其佳處則竟得其佳立意求其疵處則亦見其疵君子於人之善惡也亦然故取長

畧短。道必日益。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三條。皆論取人之道。夫是非之心。宣諸口有褒譏。見諸事有用舍。而取人之際。重於論人。以其虛實之不同也。故於此連及而別言之。究之恕以宅心。則與前所論者。一而已矣。

處己接物。常懷慢心偽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君子不為也。慢心者。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己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面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回省其身。則媿汗浹背矣。偽心者。言

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爲人所唾去矣妒心者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不以爲然聞人有不如己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祇厚怨耳疑心者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袁氏世範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林和靖省心錄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蓆。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丢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

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楊椒山遺囑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況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己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

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己。不責人。責己。張楊園訓子語

說人之短。而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而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此弊。豈惟進德。且以遠怨。胡師蘇記言

自讓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我貪必至啟人之爭。是皆存乎我者也。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六條。皆論待人之道。大抵得其道者。曰謙下。曰誠實。曰忠信。曰敬慎。曰平恕。其善非一。所

當法則同也失其道者曰慢曰僞曰妒曰疑曰誇曰貪其不善亦非一所當戒則同也夫人自少至老莫不與人爲徒固不可同流而合汙亦豈容詭世而戾俗諸儒雜陳臧否互相證明今並薈集於斯而又以各主一說者次錄於後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袁氏世範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陳丹穴省心雜言

謙字諂字本大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

諂字看作謙字。殊不可解。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寻奚爲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陸桴亭思辨錄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

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魏叔子日錄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五條。蓋論待人之道。當以謙虛退讓爲主。

和以處衆。寛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林和靖省心錄

厚德不徒一事上見。須積而後厚。其忘恩讐化爾我。

固德之大者。即如見人議論人長短。有可掩覆處。爲之掩覆。見人作事愚鈍。有可提醒處。爲之提醒。見人狠結寃仇。有可解救處。爲之解救。積之既久。自然寛厚。劉蕺山人譜類記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蔡梁村示子弟帖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史搢臣願體集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同上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乃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材也必寛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相責也必恕同上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洽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王朗川言

行彙纂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張遂寧敦行錄

以上八條。又論待人之道。當以渾厚寬恕爲主。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己事。便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魏叔子日錄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況平人乎。同上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寃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同上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吳越皆可同胞。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骨肉皆成敵國。史搢臣願體集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旁觀。同上

以上五條。又論待人之道。當以平易坦白爲主。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

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縱恣而咈人心。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在籍官之可惡。在籍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且并其善者而掩之。非道也。袁氏世範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史搢臣願體集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私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爲下石。同上

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閽人多有驕悍之氣。士君子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當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待富貴人之道。其大指有二焉。一在不忮。一在不求。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史搢臣願體集

富貴人受貧賤人禮物。以爲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即一簞一絲。宜從厚速答。同上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同上

對失意人。勿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待貧賤人之道。其大指亦有二焉。一在有恩。一在有禮。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

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强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輙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矣。袁氏世範

此又以待佃人之道言之。稼穡之艱。所當憫念。

小人以物市於人。弊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爲眞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

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又不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小人朝夕行之。畧不之怪。爲君子者。往往忿懥。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爲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與不得已而爲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袁氏世範

此又以待市人之道言之。賈衒之詐。惟在包容。

凡與工役雜色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語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魏叔子日錄

此又以待工役諸人之道言之所謂三大益者旣益於己又益於人皆仁者之用心也

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煮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

衆多日食何止三餐爨烟至晚不斷火夫任勞竟無寧刻其當酷暑之時茶水愈多炙煿薰蒸汗如雨下較鋤禾農夫爐邊鐵匠尚有閒時司爨者刻期供飭難偷一瞬之凉及至隆冬敲氷汲水淘米洗菜滲入心骨享用子弟勿視饔飧之易當辨服役之勞史搢臣願體集

自己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不必斥其無禮彼與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同上

此又以待奴僕下人之道言之。恤其勤勞。恕其傲慢。葢係他人奴僕。止合如此。至若自己使令之人。則又必防閑而約束之。其說已附敦倫編中。茲不再及。

識得此人眞是君子一路。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疏薄。即令行己有眞不是處。待我有眞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葢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魏叔子日錄

此一條。論待君子之道。貴德親仁。誼居師友。不可止以待人目之。此其所論。乃謂一切泛交。皆宜保護善良。包容瑕纇。不獨養吾心之忠厚。亦以培世道於升隆。在野在朝。理皆如此。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葢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着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魏叔子日錄

此一條論待庸人之道。蓋不侮鰥寡。學者所知。
至於無用之人。則或以爲不自振與。宜取輕忽。
不知一阨於遇。一阨於才。其爲天之窮民則一
也。相提而論。則所以容衆而矜不能者。必有不
能已矣。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
最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
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
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

最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袁氏世範

凡下人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人毀罵者。直笑曰吾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戕吾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沈文端公馭下說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陸桴亭思辨錄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史搢臣願體集

年高而無德。貧極而無所顧惜。惟此兩種人。不可與之較量。同上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同上

一坐之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沉默以銷之。此之謂不言之教。同上

言有三不可聽。昵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言。不復知有禮義。野人之言也。同上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借我以洩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同上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同上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同上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十二條。皆論待小人之道。此輩佞諛變詐。

頑嚚乖張無所不至既不可以峻拒又不可以苟狥道在照之以識容之以量馭之以禮感之以恩始焉不受其欺卒且同歸於善庶幾有益而無損耳

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許多道理出 二程遺書

横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横逆之道則有間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横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横逆也寛柔以教不報無

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大賢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聖人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苟有志於學聖賢。則凡待橫逆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陸桴亭思辨錄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躁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魏叔子日錄

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是即孟子告貉稽意。吳百峯日記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噉橄欖。當下不無酸澁。然回味時滿口清凉。史搢臣願體集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同上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同上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强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

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或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辯白曲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悻悻生忿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强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同上

最樂編云狎侮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有二道我有所以招之者則內自反而更之無所以招之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浸消譚質菴心鏡篇

以上九條皆論待橫逆之理。橫逆之起。必自小人。但既與我相侵。則又非泛然匪類可比。此中材以下之所以勃焉難忍也。抑知以仁以禮在我者應反而求。不答不親。在彼者又何足校。古君子之存心。孰非後學所當法歟。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林和靖省心錄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

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雖然。在我者旣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乃欲責人之似已。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貽怨於人耳。袁氏世範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倣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許魯齋語錄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而七者之中怒尤難治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同上

今人但說人不是責人無禮余嘗謂反之即爲道且問我所以待人者何若姚承菴家訓

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讓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史搢臣願體集

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同上

親族鄰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鬬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同上

富貴則人爭趨之葢有故也彼有稱揚提拔人之力有袒庇曲護人之勢又有加禍於人之權庸人不得不趨附之者勢也貧賤則人踈遠之亦有故焉一謂無所仰望於彼也二恐其來借貸也三恐其求我周恤也四慮與貧賤人往來減我體面也庸人不得不

疎遠之者。亦勢也。乃知世態之厚薄親疎。是理勢之所固有。不盡分外炎涼也。明達者不當以此介意。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九條。皆論責己恕人之道。夫貧賤富貴賢否智愚。人之在世不同。我之待人亦異。是以前文分別言之。而要之責諸己者重以周。責諸人者輕以約。斯乃省躬修慝。遠怨釋爭。無所處而不宜者也。故又以此總明其義。而前所云謙虛退讓渾厚寬恕平易坦白諸善。莫不在其中矣。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豈虛語哉。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有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人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袁氏世範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

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誡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强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同上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魏叔子日錄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入莊語則戲者皆眞毎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眞者皆戲毎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同上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即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僞安可故意快我談

鋒。增加分數。使人人小過成大。負玷終身。他日與人有訟。人卽據傳聞爲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我害之。罪莫重矣。故傳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己之陰隲尤大也。同上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史搢臣願體集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同上

排難解紛。實行門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搆鬬間。一語解釋。其德無量。同上

此九條。又言待人之際。當以出言不厚爲戒。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强求得理。官吏貪繆。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況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長短。

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賍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袁氏世範

結怨而不顧。謂之種禍。捨善而不為。謂之自賊。陳丹穴省心雜言

人不可迫之於險。若於急難時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史搢臣願體集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刃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

更不能防我善借刃造物還之以自刃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耳（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此四條又言待人之際當以行事不厚爲戒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二程遺書）

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樸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當隨力周助（袁氏世範）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隱居孫眞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

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者甚衆不論方册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眞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又曾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減尅或身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者葢緣買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舍人此言豈止爲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

宜觸類。同上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事。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葢德是天性所備。無事外求。積德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叫。輙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即此便是德。即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

田產。卽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鄉黨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之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末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

勞己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眞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未知即富即貴之果肯爲否也。朱柏廬勸言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張楊園訓子語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愼之愼之程漢舒筆記

有聰明而不讀書建功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哉史搢臣願體集

可以一出而救人之阨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同上

人以持齋戒殺爲行善是功德止及於禽獸而不及民生此善之微者也人以濟困扶危爲行善是功德能及民生而旁及於禽獸此善之廣者也若夫大利大害居得爲之位而不興之革之與作惡者何異哉同上

勿以人負我而隳爲善之心當其施德但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同上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即呼爲壞人若赴訴求寛又惡其巧言善辨若靦面無

言又嫌其黙訥柔姦。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法可合人意。愚謂良心信行。人人俱有。孰不願報德全信。總因無計該法。未免輾轉推諉。豈有餘之人。反自甘失信於人哉。遇此者。須加體恤。同上

鄰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喪人。不可褻狎戲謔。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或有詞訟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爲之謀慮。不可嘻嘻膜視。并無關切。恐近似幸災樂禍矣。同上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

但以吾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即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碍於足去之即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為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人生頂天立地萬物皆備於我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便有宰相氣象如今人豈能即做宰相但設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聖賢便是豪傑為官可也為士民亦可也無如人只要自己好總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為胡越志既小安能成大事哉同上

以上十四條。皆論濟人之道。貨力之生。原於造物。我有餘而人不足。是乃天之厚我。亦即天之假我以厚人也。是故貨則患其不公於人。力則惡其不出於己。隨時隨地。必以利濟爲懷。斯爲不負上天之意。但推恩之序。不可無。種福之心不可有。此儒者濟人。所以異乎俠士慷慨之風。稗子慈悲之說也。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司馬温公語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

恩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袁氏世範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同上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陳眉公長者言

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魏叔子日錄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即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情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己。當反己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愼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栽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

之義小如陵侮侵奪等類大則義關倫紀者也張楊園訓子語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時耐心再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七條皆論報人之道怨不可不忘也而恩不可忘己恩不可不忘也而人恩不可忘故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末俗之所以戾而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聖心之所以平而厚要之不懷惠

者自不負恩能寡尤者自能釋怨此又正本清源不僅報施之得當矣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朱子語類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許魯齋語錄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史搢臣願體集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同上

嚴君平雖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終日利物而無利物之名士君子有志於惠澤及人者不可不識此妙理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五條皆論教人之道分人以財教人以善爲士者之利濟惟此兩端而遇物陶成隨機化導厥功尤大凡此者人不必居師弟之名事不必有授受之迹言則微婉而易入理則庸近而

易從。鄉國之間不已多受其賜乎。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文。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文。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文。聖人一生實事。俱在播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其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刪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王陽明傳習錄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泛濫極矣。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從此設法立教。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皐比講經義。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

矣。此則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使入禽獸之門。可不戒哉。劉蕺山人譜類記

語云。開卷有益。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今之小說。多

以淫奔無恥爲逸韻私情苟合爲風流使閱者卽老成歷練猶或爲之搖撼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顚倒者在作者本屬子虛在看者認爲實事因而傷風敗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雖小說中原亦有寓意因果報應但人多畧過不看將信將疑而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之念旣已挑引於其前鮮能謹持於其後吾願主持風化君子於此等淫詞嚴請禁燬使民惟經史是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善政也史搢臣願體集

勸惜字紙使人檢拾不過在於通衢大道若人家內焉能入室尋覔且婦女知惜字紙者少任其委擲溝厠汚穢之處更爲可惜莫若令檢拾字紙之人籠上寫一收買廢壞字紙一帖使愚夫愚婦知字紙可以賣錢或少護惜究竟所費無多所收甚普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變俗之道士方家食本無變俗之權但果學行有成蔚爲人望則倡率以事勸戒以言未必不可化澆風而敦古處葢特用之則爲教人普用之則爲變俗其有裨於人心世

道則均也雜劇小說約禁必嚴而惜字之與毀

書又以相反爲用循是以推當變者舉可識矣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朱子文集

推舉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烈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

陰德乎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許魯齋文集

鋤姦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川者若盡絕其流則堤岸必潰矣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三條皆論除惡之道誅姦懲罪須居職位而後得爲非書生可輙試也然而識必素明力必素定量必素宏乃能茹吐不愆寬猛互濟故

舉以附待人諸訓之後。

士林彝訓卷八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處世下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朱子文集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朱子語類

尊親物我之間。無非事者。則凡處事之道。敦倫

律身兩編內葢已該之然人涉世愈久遇事益多迭起循生間見層出固有未嘗離倫與身而不得概之以倫與身者此處世編中所以詳言處事也夫人才有短長氣有靜躁因應之準往往失之如其不以避事爲高而又不以耐事爲得則大中至正者可幾矣故以此二條並揭於前而其各明一義者悉次於後

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閒葢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朱子語類

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同上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同上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呂東萊文集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眞西山文集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常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許魯齋語錄

處事之法。正己爲先。順理而行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趨時好。然順理處。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胡敬齋居業錄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也。陸桴亭思辨錄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忪後錯了。予謂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忪。忪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卽時檢點。同上

切莫爲力量所不能爲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同上

行客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榛。或岐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路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着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史搢臣願體集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

之或自化。即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故。同上

做人無偏私。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同上

昔人云。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分人我而漸大。因爭小利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同上

以上十五條。皆論處事之道。其曰明理。曰順理。從乎理而言也。曰小心。曰盡心。曰安定其心。從

平心而言也。曰隨力量做去。曰莫爲力量所不能爲。從乎力而言也。加之和緩以養其度。勤敏以勵其功。凡事若此。可以無大過矣。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始亦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靜思此理。可以寬懷。

袁氏世範

以上一條。獨論謀事之道。此所謂謀。非謂先事以揆方。乃謂臨事而求濟也。君子準理而行。成

敗利鈍本非所計然而好謀而成夫子重焉豈其徒勞罔補反爲豪舉哉從容而得之急遽而失之艱苦而成之安樂而壞之盈虛消息之機學者所當悟矣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作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作來作去也只得箇没下梢朱子語類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同上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淸曰愼曰勤呂本中官箴

當官既自廉潔又宜關防小人如文字書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同上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同上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呂東萊文集

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巳葢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眞西山文集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更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覺砥礪則平日志向鮮有不移奪而弛然日就頹靡者 王陽明文鈔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

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湯潛菴語錄

以上九條皆論居官處事之道公事之與私事體例不同而所以處之之理則一是故士當匡坐講奸必周操持必定斯舉而措之爲無難夫有猷有爲有守三者交資要以誠心公道爲本則去僞治私之學豈漫然哉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

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魏叔子日錄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宜委婉力行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即沉吟推諉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及到有事未必不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史搢臣願體集

爲人謀事必如爲已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爲已謀事又必如爲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同上

凡作事第一念爲自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他人籌算若彼此兩益或於己有益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益於己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即宜躊躇若人與己之利害正半便宜輟手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若損己以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者圖之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代人謀事之道分不相干則代庖者多事義無可諉則袖手者寡情利害必計其全是非尤審其確斯乃盡己之忠亦且愛人以德也若夫事關彼我則人雖未來咨度亦必

留餘地以處之。則亦爲人謀之推類焉耳。

家政當寬平整飭。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魏叔子日錄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眞切處。莫徒作鹽米零雜細碎觀也。王朗川言行彙纂

此二條。概論居家大要。家之有政。蓋以正己而正人也。其本必端。其則必善。明倫律身之訓備矣。學者當叅考之。

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若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消長之理也 胡文定公語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罵曰遊戲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害終無以異但在遲速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𢜶然置之失人情矣既失人情則人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陸梭山制用篇

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途。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誶詬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唱歌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聽雞聲於晨初。令人有清曠之思。陸象山語錄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廚

厕等事皆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有遺忘不如吾意今有人一切不爲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已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袁氏世範

居家或有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猜疑果當則人或自疑致生他患猜疑不當則眞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

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同上

禁止師巫邪術。律有明條。一切左道惑衆諸輩。宜勿令至門。至於婦女。識見庸下。更喜媚神徼福。其惑於邪巫也。尤甚於男子。且風俗日偷。僧道之外。又有齋婆賣婆尼姑跳神卜婦女相女戲等項。穿門入戶。人不知禁。以致哄誘費財。甚有犯姦盜者。爲害不小。各夫男。須皆預防。察其動靜。杜其往來。以免後悔。此是齊家最要緊事。王士晉宗規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盛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

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晝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以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根也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勤理家務節省衣食使每歲留餘以備日後吉凶大事　博奕諸戲蕩佚心志破耗家財父母宜婉轉戒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　勤葺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衆器皿屋宇尤宜愛惜修治不分人

我。均調茶飯遲早得宜。不使下人忍饑懷怨。妨工廢事。往來禮儀。量家貧富以爲豐儉。不可隨俗妄行。待客宴客。當因人數多寡。新舊親疎。以酌品物豐儉。勤晒衣冠書畫穀粟。不使霉黴朽蛀。勤關門戶。遇吉凶諸事。身體雖疲。臨睡之時。亦宜檢點。潔淨室宇。拂拭椅桌。半在自己。不可專靠他人。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碍。因而損傷。完全器皿。毋使一器分散數處。致遺失毀壞。

紳衿富室子弟。倘家計一落。不妨親至畎畝。督耕親

率家人經紀切勿畀人輕笑。勤記賬册毋令遺忘。致有錯悞。爐煤烟管宜勤拭刷。燃燈過夜。檠底必置水盆。幼童小婢。寧令衾絮温厚。勿許被內安爐烘燻被褥稻草綿絮燈心。安放處。勿使火光相近。保家要務。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放心上也。同上

此八條雜論居家事宜。其間經營撙節。教戒防閑。曲折纖微。靡不周悉。人事之至近。卽天理之至精。學者不可以爲瑣而忽之也。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鈌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有往來道途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爲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十有一書館爭者甚多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已爲覊旅在家則百事不可照囑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

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惟趦趄囁嚅此狀可惡奔走於道途見拒於閽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久而化爲唇吻潔特之士化爲無廉恥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益難言矣若自有薄產可無此惡況倪文節公經鋤堂雜誌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

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袁氏世範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魯齋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爲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脚跟。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陸桴亭思辨錄

人生飲食衣裳。以及冠婚喪祭。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

其所由來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爲稱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卽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 張楊園訓子語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

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徼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況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爲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爲物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臥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卽人事羸絀

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爲者必親自爲之須一日爲者必一日爲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鬬力搆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與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

人之嘆羨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厚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紈袴成習。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閒放蕩。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爲害。而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

之爲尚也。朱柏廬勸言

以上五條皆論治生之道。名流腐學。或以不問家人生產爲高。豈知苦節難貞。恒心易變。將以遂孝慈之實。願立廉恥之大防。則衣食之間。固不可全無藉賴也。夫開其源者一勤。節其源者一儉。理無創設。事可常行。奈何頹放任情。自貽終窶之困哉。

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隳。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隳則資身無策。

不免姍笑於媏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道如爲士者則須先德行次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舞弄文法顛倒是非造歌謠匿名帖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爲農者不得竊田水縱牲畜作踐欺賴田租爲工者不得作淫巧售敝僞器什爲商者不得紈袴冶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外爲僧道爲胥隸爲優戲爲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速釁無不由此尤宜戒之 王士晉宗規

此一條。亦論治生。而專言勤以開源之理。其謂

非徒盡力。實要盡道。所見最精。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漑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方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葢傷人之無遠慮如此。袁氏世範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漑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相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及用水

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今人當修築之際。斬出食力。及分水之際。奪臂交爭。有以摑擾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田主慳吝之罪也。同上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任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之微。忿爭失歡。比鄰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側。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

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一果木
逼於鄰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穉則怒而伐去之者尤
無所見也同上

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
可不令知詩書之義張楊園訓子語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恥
非所恥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即以爲榮實論之
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
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

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同上

此五條亦論治生。而詳言勤以開源之事。末富不如本富。故專以農圃言之。

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賙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此一條亦論治生。而專言儉以節流之理。三益之說。體用兼該。儉之爲美德也信矣。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

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約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陸梭山制用篇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溉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

及五分爲齋。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同上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同上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

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同上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約皆無準則奢者妄用以破家吝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産之多寡制用度之豐約是取中可久之制也同上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

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害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倪文節公經鋤堂雜志）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閒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爲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爲孝世俗之見切不可狥（同上）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饑餒一年闕衣尚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粗而無人知衣飾外者也衣敝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

者典衣而市食同上

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者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化優遊天年可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可以養德多費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狥人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敝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於好門面一念如爭訟好贏的門面則鬻產借債討人情鑽刺不顧利害吉凶

禮節好富厚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賂聘媳鋪張發引開厨設供優倡雜遝擊鮮散帛亂用綾紗又加招請貴賓宴新壻與搬戲許愿預修祈福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挖肉補瘡所損日甚此皆惡俗可憫可悲噫士者民之倡賢智者庸衆之倡責有所屬吾日望之王士晉宗規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祗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

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稚子侈心益當豫戒史搢臣願體集

人謂北方風土厚其富貴也久南方風土薄其富貴也暫予竊以爲不然富貴久暫在奢儉而不在厚薄在人事而不在風土何也如北方有餘者生子多係自乳不過覓人抱負南方之人稍有餘者動輒雇覓乳媼其乳媼之子勢必托親戚代哺送嬰堂延命痛癢無關饑寒罔恤疾病痘疹十中難存一二是損人子以益己兒豈於陰騭無損又如北方有田者縱使

富饒多係自種必須勞力勞心南方之人田與佃種坐享其成致令子孫遊惰耒耜不識五穀不分豈得爲成家之器又如北方婦女脂粉不施衫裙布素首飾不過鬏髻簪戒而已南方婦女金珠釵釧有餘者不吝千金合一家女媳妯娌計之豈不損許多貲本至於北方治席不過猪羊雞鴨加以自產園蔬非吉凶大事不設方物今南方偶酌音樂繞梁珍錯畢集頃刻而出四時之藏一席而列各省之物以此類推何可勝算可見富貴久暫安得舍奢儉而言厚薄舍

人事而言風土哉。史搢臣願體集

常見有餘之家。當極盛時。每一婚嫁喪葬。輙費數百金千金。及至衰落。遇有此事。卽數十金數金亦可敷演發脫。可見豐儉原在乎人。縱使豪華滿眼。不過一瞬虛名。有何實濟。姑以一二事言之。富貴之人。簪之可金者。未始不可銀。衣之可緞者。未始不可紬。寒素之家。米之可精者。未始不可粗。酒之可濃者。未始不可淡。由此類推。不獨積蓄有餘。且爲我生惜福。同上

此十二條。亦論治生。而詳言儉以節流之事。毋

恃一時之豐。毋徇世俗之好。量入爲出。是爲得之。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

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薛敬軒讀書錄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蠍也。吁。可戒哉。王陽明文鈔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

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張楊園訓子語

經營二字。須看得大。如耕農織婦。行商坐賈。無一非經之營之也。必要平心公道。而利有自然者。順其自然。則無妄念而不冒險。如蓄有米而望米價貴。蓄有布而念布價增。則其心不平。如大入而小出。造假以混眞。則其道不公。不平不公。皆出於利心太重。究之豐嗇有數。未必即如其意。空起刻薄心腸。即或獲利致富。天道福善禍淫。未必親享其利。世有商賈成家而子孫不享厚澤者。良由此也。史搢臣願體集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至此。有見他人獲息致富。欲以人事强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即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況又因假壞眞。以虧本者多矣。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眞。又須敬惜。又須不敢貪求厚利。惟依天理而行。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同上

富貴者之理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厦。

冬溫夏涼。綺羅輕煖。不脫於身。肥甘膏粱。不絕於口。豈知有草房茅舍。廚竈欄厠。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綿被。直卧於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餐薄粥。尚有不飽者乎。常以此自反於心。自然足矣。二在明於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三當知子孫貧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彼命薄。雖以萬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愼毋爭利而傷兄弟手足之天倫也。毋爭利而令親戚

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薄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以義制利之法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六條因勤勤而致戒於貪。貪之與勤相似而實不同。當理與不當理之辨也。以勤濟貪。雖生財而傷義矣。故戒之。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與人計較些微者。惟下人不能

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於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鍼頭削鐵要養一家性命我却要在他身上討便宜所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吝嗟背後談議耶自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沈文端公馭下說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刻我能寬一分則人受一分之惠如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力養家活口尤當倍加憂恤在我釐毫之寬所去有

限彼得一鳌一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算盡錙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產又見寬厚之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飽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比然也人若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指而計以刻薄之後人與寛厚之後人較量之孰享孰否孰富孰貧便見天之報施不爽矣史搢臣願體集

家中須節用為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為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自家用度即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

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聦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蔡梁村示子弟帖

慳吝與儉有大別。當於理之謂儉。吝於財之謂慳。寒不惜婢僕。而令之無綿。食不惜婢僕。而令之饑餓。剩肥餘菜。不令婢僕沾唇。家財甚多。而三族之極貧無告者。有求不賑。利濟之事。毫不肯爲。乞丐至門。任彼呼號。而顆粒不與。盖儉者。用財不過則之謂。非無良殘忍。只知有財而不用之謂也。願人深辨乎此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四條因勸儉而致戒於吝吝之與儉相似而實不同。亦當理與不當理之辨也。以儉飾吝。

雖守財而傷義矣。故戒之。

欲利已者必損人。欲聚財者必斂怨。二程遺書

前人謂得便宜事。不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不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缺

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許魯齋語錄

名利是天地間公共之物。利惟公故溥。名惟公故大。自小人以名利爲私。而名利二字。始自爲羶途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名利何嘗是羶物。陸桴亭思辨錄

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

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同上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同年友王近微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但寛一步常無失。毎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魏環溪庸言

徑路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史搢臣願體集

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若能於錢財上。寛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禍

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為得計。一遇飛災。蕩產傾家。所入不償所出。悔之晚矣。同上

以上七條。又以廣言公利之道。貨財而外。凡有便於人者。皆利也。利之數有一定。人之欲無不同。私而不公。為害滋大。此貪吝之心。所必去之務盡歟。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為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而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以遺子孫。不智也。倪文節公經鉏

凡不能儉於己者。必妄取於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當用而不用。魏叔子日錄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後。即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足沒身者。益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

張楊園訓子語

凡入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産。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即下及子孫。可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己。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史搢臣願體集

世人用財貴明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用於無益即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也吾見有人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計不肯少假錙銖及爭虛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人至於豐儉倒施豈有善行足觀也哉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五條又以廣言制用之道葢廉與儉相成惠與廉相濟行之當理則衆善歸焉過不及皆

非道也夫惟本末輕重各適其宜乃為無弊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産典賣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坵為兩坵者有欲便順併兩坵為一坵者有以屋基山地為田又有以田為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者多矣況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鄰保驗證豈不大啟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坵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疊園牆纔

損卽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纔損卽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止用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佔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辨明間有以木爲石以坎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起紛紛不決之訟也更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原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袁氏世範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

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將來拚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同上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同上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

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産若買産之家即還其値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産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拒而陰鉤之以重阨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産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

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同上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强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為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同上

凡置田地房屋不宜急驟須訪來歷明白然後受之

蓋其間或母孀而子不肖聽信奸人誆誘而賣者或無子之產非應承繼之人賣者或相持之產未有歸著者或與勇豪爭衡知力不敵而來投獻者皆能致日後是非官訟也至於墳塋中木石與先賢墓堂基址尤宜慎重不可受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鄰近利便之產而適欲賣於我宜增其價不可因無人敢買而低折其價大傷陰德同上

以上七條皆論置產之道人之有家自不可無恒產而其得之也正則享之也長其慮之也周

則守之也易刻者招殃疏者貽患實皆貪之一
念致之也諺云貪字類貧可勿知所警哉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
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
用主人以爲力可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暫增廣其規
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纔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
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
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先議基址
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牆穿池次議規模之

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斵削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袁氏世範

住宅四周栽培樹木如人衣冠齊整令人望之起敬每見樹木蓊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爾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二條皆論治宅之道周官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媺宮室媺之爲言非以尚華侈乃以取堅完也是故峻宇雕牆與夫頹垣壞壁俱非中道其營造也有法其保護也有方斯乃可以稱安宅云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羸餘分給日月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臨時爲官中所廹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美稱

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此則無破家之患矣。袁氏世範

賦稅力役。皆國家法度所係。若拖欠錢糧。躲避差徭。便是不良百姓。連累里長。煩惱官府。身家被虧。玷辱父母。又准不得事。仍要賦役完官。是何算計。故勤業之人。將一年本等差糧。先要辦納明白。王士晉宗規

以上二條皆論賦稅必當早完。踐土食毛。太平溫飽。則夏稅秋糧。及時完納。乃分誼所宜然。況在紳衿。尤以抗糧爲禁。人非不知此理。而每以怠緩失之。卒之忠順之道既虧。身家之累不免。

何若輸將恐後。得以安受厥明也哉。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至於官物催趲。不免舉債典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倪文節公經鋤堂雜誌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為而有寬餘。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債在後者。無不破家也。袁氏世範

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節省。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

則日日行利累得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楊椒山遺囑

以上三條皆論債項不可輕舉舉債之事富者不屑貧者不能大抵旣富之餘將貧之始因爭體面而妄費遂受盤剝而不知其後利息日增田廬莫保猶不免以未清餘欠受無信無義之名苟其思患預防何至於此

東坡請客所設不過數品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蘇東坡文集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

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為爭訟之費者多矣袁氏世範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顧寧人日知錄

餽送儀文人情不免貴於所送之物令人得用世俗輙用豚魚雞鴨糕饅喫食之類若遇喜慶塞滿庭厨焉能一時盡用在隆冬尚可區處炎夏頃刻餒敗在

餽者旣費應酬。受者仍何濟益。余意可送之物頗多。何必拘於口腹。夏則手巾凉鞋砂壺紙扇枕簟松茗筆墨磁器。以至紗羅葛苧。冬則紅燭烏薪羢襪煖帽爐香坐褥書畫醇醪以至紬緞靴裘。無不可送。不獨令人可以適用。且免糜費暴殄之過。否則竟用白金爲儀。豐儉隨人。受者欵之。不受者璧之。彼此兩便。亦交接可久之道也。史搢臣願體集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却則宜早辭。勿令人虛費。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五條皆論應酬之道事雖纖瑣然必情理兩安物我交益不隱情而惜已亦不徇物而市恩准此以推諸事可得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既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疎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慄者皆所獲之福也袁氏世範

薛文清云惠雖不能周乎人而心當常存於厚此則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者矣或曰常存有餘以備

不虞不可耶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不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財有至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張楊園訓子語

周急恤貧仁者猶病焉敢迂言博濟強人所難獨是同一施與有緩急之間在己無傷於惠在人便得其益者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僕從工食親友補助必捱至除夕方肯給散殊不知度歲之具自己既欲早辦何不推己及人且此日銀縱到手市物闌

殘。非貴卽鈌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能盡述者。予目擊極多。故瑣言之。史搢臣願體集

王孫一飯。報以千金。至今止知爲漂母。而不知姓氏者何也。施時無望報之心也。若望報而後施。是一味圖利。而非仁人君子之心矣。但世情澆薄。不以有施必報爲勸。何以動愚人好施樂善之心哉。故有施必報。天理之自然。仁人述之以化俗。不望報而施。聖賢之盛德。君子存之以濟世。同上

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空空

歎息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何不分一二口食一二文錢亦可救饑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即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必居名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不繼哉同上

施藥不如施方極善之言也貧窮之人嘗苦於無錢取藥聽其病死殊爲可傷余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必費財得之易而有竒效者余每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能各出所聞遍貼於人烟凑集之所則濟人陰

德比於施藥加十倍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六條皆論施予之道費不期多期於稱力濟不期衆期於盡心此積而能散者之所有事也前述濟人諸訓葢與此同但前則舉爲待人之一端此則列爲用財之一事類且各從理仍相發焉耳

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卹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鄰里

一日爲讐人火其屋宅。鄰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鄰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此其平時暴虐所致也。袁氏世範

刼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所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毁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汚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同上

巡更守夜。所以防竊。貧富均有關係。畢竟富者爲重。近見有餘之家。重門高扃。安眠穩睡。反令市肆小戶。鳴鑼擊柝。獨不思小戶人家。竈在床頭。孑然一身。所守何物。賊豈來偷。况十家守夜十日。止輪一次。一次止用一人。有餘之家。即不令僕從親守。便當雇募更夫。所費有限。何苦吝此些微。獨苦窮人。於心安乎。史搢臣願體集

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但不至太甚可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常步至蔬圃。謂圃

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捹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園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凡人出外每帶器械防身能帶未必能用不特疑有重貲而且防我害彼勢必先下毒手是防身適足以害身也每見江湖老客衣囊蕭索錢財秘密不貪路程不冒風浪擇旅店慎舟人禁嫖絕賭節次醒睡而寬袍大袖粗帽敝衣未嘗見其失事也同上

以上五條皆論防患之道水火盜賊人所必防

防之以嚴密深固。世盡知之。防之以忠厚樸質。則有不知者矣。倘其惠及小人。而虛如良賈。豈非善爲自備者乎。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己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居病

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言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袁氏世範

迪吉錄云小兒嬉戲殺蝶蠅蟲蟻之類宜力禁之不惟恐其傷生亦杜其殺機使長大漸知仁恕譚質菴心鏡編

此二條專論愛物之道人之與物異類同生苦

樂悲愉情不相遠是故人雖資物以養而必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庶不致傷天地之德而乖吾與之心此自飛禽走獸以及蟲魚之至細草木之無知其理固無二也二條所論懇惻動人非談輪廻果報者比學者修身行道篤本推恩至能盡物之性而使之咸得其所焉斯處世之事全而士林之職舉矣

1924年冬月十五日
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